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

60141
23516



約、斯大林
著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約、斯大林 著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

（一個代表底札記）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〇年。莫斯科



出版局的話

約、斯大林所著代表扎記一文是在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開會後不久寫成的，而於是年六七月間第一次登載於波爾什維克報紙巴庫無產者第一二兩期上。這篇論文是用科巴、伊萬諾維赤的名字發表的，而在篇末註有『待續』字樣。但是，由於本文作者被沙皇政府拘捕和流放，使本文終究爲未完之著作。

本文所專門論述其總結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倫敦代表大會是當沙皇制度已養好其從俄國第一次革命所受打擊之創傷而由防禦轉向進攻來反對工人階級和國內一切革命勢力時所召集的。新的環境曾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提出任務，必須把波爾什維克反對孟什維主義及其變種——托洛茨基主義，而進行的理論的、組織的和策略的鬥爭作一總結，並決定俄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的道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是完成了這個任務。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發生分裂後，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只是在形式上還繼續留在一個黨內，而在實際上，他們很像兩個不同的黨，在這兩個黨之間對於革命底一切基本問題都進行了尖銳的鬥爭。

「波爾什維克所抱的方針，就是要擴展革命，就是要用武裝起義來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要實現工人階級底領導權，就是要孤立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就是要與農民聯盟，就是要成立由工農代表所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就是要使革命達到勝利的結局。反之，孟什維克所抱的方針，却是要收束革命。他們主張以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來代替用武裝起義手段推翻沙皇制度，以自由資產階級領導權來代替無產階級領導權，以與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聯盟來代替與農民的聯盟，以所謂全國「革命勢力」中心的國家杜馬來代替臨時革命政府」〔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歷史簡要讀本中文譯本第一一頁〕。

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全部進程完完全全證明了波爾什維克路線底正確和推翻了孟什維克底路線。

但是，在倫敦代表大會上，這兩條路線——波爾什維克底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和孟什維克底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路線——對所有這一切問題，又一次地起了衝突。在代表大會上所開展過的鬥爭中，托洛茨基企圖結合自己特別中派的，即半孟什維主義的小組織，可是，沒有一個人跟他一塊走，於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他就成了「漂亮的廢物」了。

在代表大會議事日程中各最重要問題上，例如在關於對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這個問題，照列寧底話，是「幾乎所有一切意見分歧，和絕對是一切重要的意見分歧，一切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實踐政策問題上意見爭執的真正來源」——代表大會底大多數都贊同

了波爾什維克底路線。

倫敦代表大會是波爾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的巨大勝利。正是這次代表大會曾對實際上使黨在「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即波爾什維主義旗幟下統一起來的事業上前進了一大步。

一九〇七年波爾什維克所獲得的對孟什維克，對這個把資產階級影響傳到工人階級中的傳導者的勝利是保障工人階級統一和準備工人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完全戰勝自己敵人的必要的前提。

一個代表底扎記

倫敦代表大會結束了。正與自由派的無賴文人如維爾格世斯基及苦斯可瓦等一流人底期望相反，——代表大會所給與我們的不是分裂，而是黨的繼續團結，全俄先進工人繼續統一爲一個不可分散的黨。這會是真的全俄統一的代表大會：因爲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曾是第一次有我們的波蘭同志、崩得同志、以及拉脫維亞同志最廣泛而完滿地遣派代表出席，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他們第一次積極地參加了黨代表大會底工作，而因此，他們就第一次把自己組織底命運與全黨命運最直接地聯系起來了。在這個意義上，倫敦代表大會就大大推進了團結和鞏固俄國社會民主黨底事業。

倫敦代表大會第一個成果，而且是重要的成果就是這樣。

但是，倫敦代表大會的意義不僅限於這一點。原來這次代表大會，又與同是那些自由派的無賴文人底期望相反，是以「波爾什維主義」底勝利，是以革命的社會民主派戰勝我們黨內機會主義派，戰勝「孟什維主義」來結束的。當然，關於在我國革命中各階級和各政黨底作用以及我們對於這些階級和政黨的態度問題上，我們的意見分歧，是人所共知的。同樣，按其成分

是孟什維克的黨的正式中央在其許多行動中曾與全黨相矛盾，也是大家知道的。

請你們只要回想一下；在第一屆杜馬時期，中央委員會提出之立憲民主黨責任內閣的口號而被黨所推翻了的歷史；在第一屆杜馬被解散後，同是這個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於「恢復杜馬常會」的口號也被黨所推翻了的歷史；對於第一屆杜馬之被解散，中央委員會提出總同盟罷工的著名的號召，同樣被黨所推翻了的歷史：顯然，會必須消滅這種不經常的狀態。而爲了這一點，又必須總結黨克服機會主義中央委員會的實際勝利，這個充滿着整個已往一年的，我們黨底內部發展歷史之勝利。果然，倫敦代表大會就總結了革命社會民主派底所有這一切勝利，並且，這次代表大會採納了這個社會民主派的策略而鞏固了它的勝利。

所以，從今以後黨將執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底嚴格的階級政策。無產階級底紅旗再不會在自由主義底狡辯專家面前低落了。與無產階級不相容的智識份子動搖性受到了致命的打擊。我們黨倫敦代表大會底第二個同樣重要的成果就是這樣。

全俄先進的工人在革命的社會民主派旗幟下，在事實上聯合爲統一的全俄的黨——倫敦代表大會的意義就是如此，它的一般性質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論述代表大會。

(一) 代表大會底成份

到會的代表總共將近三三〇人。其中三〇二人是有表決權的——他們是十五萬以上黨員底代表，其餘的代表是僅有發言權的。按派別組織分配，大概如下：（祇就有表決權的代表而言）波爾什維克九十二個，孟什維克八十五個，崩得份子五十四個，波蘭代表四十五個，以及拉脫維亞代表二十六個。

從代表大會組成的社會地位（工人和非工人）底觀點上看來，代表大會的情景如下：體力勞動的工人共有一百一十六人；辦事員和店員——二十四人；其餘的代表均非工人。就中，體力勞動的工人按各派別組織分配的情形如下：在波爾什維克派別組織中——三十八人（百分之三十六）；在孟什維克派別組織中——三十人（百分之三十一）；在波蘭代表中——二十七人（百分之六十一）；在拉脫維亞代表中——十二人（百分之四十）；在崩得份子中——九人（百分之一十五）。而革命職業家按各派別組織分配情形如下：在波爾什維克派別組織中——十八人（百分之一十七）；在孟什維克派別組織中——二十二（百分之二十二）；在波蘭代表中——五人（百分之一十一）；在拉脫維亞代表中——二人（百分之六）；在崩得份子中——

九人（百分之一十五）。

這個統計引起了我們大家底「驚奇」。爲什麼這樣呢？孟什維克曾這樣叨叨不絕高喊我

們黨底成份是智識份子的，他們曾晝夜不息漫罵波爾什維克是智識份子，他們曾威嚇要把一切智識份子驅逐出黨，他們時常蔑視革命職業家——而忽然在他們的派別組織中工人成份要比在「智識份子的」波爾什維克那裏的少得多！在他們那裏的革命職業家要比在波爾什維克那裏的多得多！但是，我們曾把孟什維克的叫喊解釋出來了，就是：「喊賊原是做賊人」：

更有興趣的，就是從代表底「地域分配」的觀點來分析代表大會成份的數目字。這些數目字說明，大批的孟什維克代表主要是由農業的和手工業的區域派來的：古里牙（九個代表），梯弗里斯（十個代表），馬洛羅西亞農民的組織「斯比耳卡」（好像有十二個代表），崩得（其最大多數是孟什維克份子），而如同例外的是頓巴斯（七個人）。同時大批的波爾什維克代表却完全是由大工業區派來的：彼得堡（十二個代表），莫斯科（十三個，或十四個代表），烏拉爾（二十一個代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十一個代表），波蘭（四十五個代表）。很明顯的，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是大工業無產者底策略，是那些階級矛盾特別明顯和階級鬥爭特別激烈的區域底策略。波爾什維主義——這就是真正無產者底策略。

另一方面，同樣很明顯的，就是，孟什維克底策略主要是手工業工人和半無產者的農民底策略，是那些階級矛盾不完全明顯和階級鬥爭被掩蓋着的區域底策略。孟什維主義——這就是

無產階級中半資產階級份子底策略。

數目字就是這樣說的。

而這是不難瞭解的：在洛茲的，莫斯科的，或者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中不能認真地說到與自由資產階級訂立聯盟的話，因為這個自由資產階級底組成員與工人們進行殘酷的鬥爭，時常以局部的開除工作和大批的閉廠來「處罰」工人——在那裏，孟什維主義是找不到對自己的同情的，在那裏，需要波爾什維主義，需要不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策略。反之，對於古里牙的農民，或者對於某些施可洛夫的手工業者貫輸階級鬥爭的思想是極端困難的，因為他們不感覺到尖銳的、有系統的階級鬥爭打擊，而因此他們就樂意進行一切妥協以反對「共同敵人」——在那裏，暫時不需要波爾什維主義，在那裏需要孟什維主義，因為在那裏到處都充滿着妥協與調和的空氣。

從民族的觀點上來分析代表大會的成份也是很有興趣的。統計數字表明：孟什維克派別組織底大多數是猶太人（當然，崩得份子沒有計算在內），其次就是格魯吉亞人，然後才是俄羅斯人。而波爾什維克派別組織底極大多數却是俄羅斯人，其次就是猶太人（當然，波蘭代表和拉脫維亞代表沒有計算在內），再次是格魯吉亞人等等。關於這件事情，在波爾什維克中有人（好像是阿列克新斯基同志）講笑話說，孟什維克是猶太人的派別組織，而波爾什維克是真正俄羅斯人的派別組織，所以，我們波爾什維克就不妨在黨內來組織一次蹂躪吧。

而各派別組織底這樣的成份是不難解釋的：波爾什維主義底策源地，主要是大工業區域，且除波蘭外都是純粹俄羅斯人的區域，而孟什維克的區域，却是小生產底區域，同時是猶太人、格魯吉亞人等等的區域。

至於講到在代表大會上所劃成的政派，那末，應當指出，代表大會在形式上分成爲五個派別組織（波爾什維克，孟什維克，波蘭代表等等）的情況，祇在討論原則性的問題（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等等問題）以前，還保存了相當効力，誠然這個効力是十分大的。在討論原則問題時，形式上的派別分化在事實上已被拋棄了，而在表決時，代表大會通常都分成爲兩個部分：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所謂中派，或泥潭，在代表大會上未曾有過。托洛茨基成了「漂亮的廢物」。而且一切波蘭代表都肯定地參加波爾什維克方面。極大多數拉脫維亞代表同樣肯定地擁護波爾什維克。崩得在事實上，其最大多數代表經常擁護孟什維克，而在形式上却持着極端含糊的政策，而引起一方面的譏笑，和另一方面的憤激。羅沙、盧森堡同志美妙而中肯地形容了崩得這個政策，她說，崩得底政策不是影響羣衆的、成熟了的政治組織底政策，而是小商人的政策，這種小商人永遠觀望市情，永遠等待機會而希望：或許明天糖會跌價哩。在崩得份子中祇有八人到十人擁護波爾什維克，而且也不是經常的。

一般說來，優勢，並且頗爲巨大的優勢是在波爾什維克方面。

因此，這次代表大會是波爾什維克的大會，雖然它不是純粹的波爾什維克的大會。孟什維

克提出的決議案中，祇通過一個關於騷動行動的決議，並且這還是完全偶然的：波爾什維克在這一次沒有接受戰鬥，正確些說，波爾什維克在這一次簡單是願意「讓孟什維克同志快樂一次吧」，而不想把這個戰鬥進行到底：

(二) 議事日程。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

杜馬黨團工作報告

從代表大會上劃分政治派別的觀點看來，代表大會底工作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對於形式問題底討論，例如關於議事日程，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和杜馬黨團工作報告，這是有深刻政治意義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與這個或那個派別組織底「名譽」，與「不要得罪」這個或那個派別組織，「不要引起分裂」的想法有關連，或被人認作有關連的，——所以把這些問題叫做形式問題。代表大會底這部分工作比較最沸騰，並且所耗費的時間也最多。而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由於對原則的考慮被對「道德」的考慮（「不要得罪」）推到後面去了，所以，嚴格確定的政派沒有建立起來，還不能當即猜想到「誰將佔上風」，而各派別組織，為希望吸引「中立客氣份子」到自己這一方面來，進行了瘋狂的鬥爭來爭取優勢。

第二部分：關於原則問題的討論，如關於非無產階級的政黨，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等等的問題。在這裏已經沒有對「道德」的考慮了，遂按照嚴格一定的原則分歧而形成了一定的政派，各派別組織間力量的對比立刻就表現出來了，而因此，代表大會底這部分工作是最安靜和最有效果的，這顯然證實在討論中的原則性是代表大會底工作成果和安靜底最好保障。

現在來簡單分析代表大會底第一部分工作。

在普列漢諾夫同志致開會詞後——他在其開會詞中就指出必需「隨時按照情況」與資產階級社會底「進步份子」妥協——代表大會選舉了五個人的主席團（每個派別組織選舉一人），選舉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就進行規定議事日程。值得注意的，就是孟什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完全與在去年的統一代表大會上一樣，極激烈地起來反對波爾什維克底提議——把對時局估計問題和關於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階級任務問題加入議事日程中去。革命是在高漲呢，或者是在低落呢，以及按照這種情況來確定：應當把革命「取消」呢，或者把它進行到底呢；在我國革命中，使無產階級與俄國社會中其他的階級間劃出顯明界限的無產階級底階級任務是什麼呢，——這就是孟什維克同志們所害怕的那些問題。他們害怕這些問題，好像黑影害怕太陽一樣，他們不願把我們的意見分歧底根源揭出於光明之中。為什麼呢？因為在孟什維克的派別組織本身中，關於這些問題，存在着深刻的意見分歧；因為孟什維主義不是統一的政派，孟什維主義是許多派別的混合體，當其與波爾什維主義進行派別組織鬥爭時候，這些派別是不

明顯的，但是，在從原則上提出關於時局問題和我們的策略問題時，這些派別就立刻暴露出來了。孟什維克不願意把自己派別組織底這個內部薄弱性揭露出來。波爾什維克知道了這一點，並爲了討論底高度原則性底利益，堅持把上述諸問題加進到議事日程去。孟什維克看見原則性是他們的死命棒，就開始表示頑強態度，向「講客氣的同志們」給予暗示：他們「將要生氣了」，而代表大會也就沒有把關於時局等問題加進議事日程去。歸根結底，通過了下面的議事日程：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杜馬黨團工作報告，關於對非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關於杜馬，關於工人代表大會，關於職工會，關於騷動行動，恐慌，同盟閉廠和失業現象，世都特卡爾特國際代表大會，組織問題。

*

*

*

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報告問題，主要的報告人就是馬爾托夫同志（代表孟什維克）和廖多維同志（代表波爾什維克）。馬爾托夫的報告，老實說，不是認真分析現象的報告，而是一種友誼的談話，說什麼，清白無罪的中央委員會是怎樣剛一開始來領導黨，其次怎樣剛一開始來領導杜馬黨團，而「可怕的」波爾什維克就怎樣以其原則性來麻煩中央委員會，妨礙了中央委員會底活動。關於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而後來未曾爲黨所接受的、什麼立憲民主黨的責任內閣，什麼「恢復杜馬常會」等等、等等口號，馬爾托夫曾以這樣的理由來辯護，說是，當時的時

局沒有穩定，而在平靜時期中曾不能提出其他口號的。對於第一屆杜馬被解散後，立即號召總同盟罷工、而後來又號召局部行動的這個沒有成功的中央委員會底號召，馬爾托夫用同樣的理由，即什麼情況沒有穩定，以及沒有可能準確地來斷定羣衆底情緒等來作辯護。關於中央委員會在彼得堡黨組織分裂中的作用，講得很少。但是他對於由某一部分波爾什維克底發起而召集的、軍事和戰鬥組織底代表會議却講得非常之多，據馬爾托夫底意見，這個代表會議在黨的組織內引起了解體和無政府狀態。在報告結尾時，馬爾托夫號召代表大會要注意到，由於時局底特別複雜和混亂所造成的在領導黨工作上的困難條件，而不要以嚴格態度對待中央委員會。顯然，馬爾托夫自己也承認了中央委員會犯了嚴重錯誤。

廖多維同志的報告完全是另一種性質。據他的意見，中央委員會應當：（一）保護和實行黨綱，（二）實現黨代表大會給予中央委員會的策略指令，（三）保持黨底完整，（四）把黨底積極工作統一起來。可是中央委員會沒有執行這些責任中之任何一個。中央委員會不但不保護和實行黨綱，而且在關於第一屆杜馬底著名的土地宣言問題上，向社會民主黨人底杜馬黨團提議，爲了反對派統一底利益，爲了吸引立憲民主黨人底利益，不要把我們土地綱領中關於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的著名的一條加到杜馬宣言中去，而祇限於簡單申明，主張讓渡土地，而不說明需要贖買或者不需要贖買。

請你們只要想一想：黨底中央委員會竟提議拋棄黨綱中極重要的，即關於沒收土地的一條

呵。中央委員會破壞了黨綱！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綱底破壞者，——你們能設想到這種未曾有的恥辱麼？

其次。中央委員會甚至對於統一代表大會底指示都不但不來實現；不但不來有系統地在杜馬內部加深各政黨間的鬥爭，以便把更多的自覺性貫輸到杜馬外的階級鬥爭中去；不但不來實現無產階級底嚴格的階級獨立政策，——反而提出了什麼立憲民主黨的責任內閣，什麼「恢復杜馬常會」，「擁護杜馬而反對內廷親貴」等等、等等口號，來模糊杜馬內部各政黨間的鬥爭，抹煞杜馬外的階級矛盾，掃除在無產階級底戰鬥政策與自由資產階級底妥協政策間的一切界限，而使前者適應於後者。並且，當中央機關報委員之一，亦就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普列漢諾夫同志在與立憲民主黨人妥協道路上走得更遠，而對黨提議，與自由資產階級訂立聯盟，拋棄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而提出爲自由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全權杜馬」的口號時，——中央委員會不但沒有來反對普列漢諾夫同志辱黨的輕舉妄動，並且甚至同意了他的意見，然而却又不敢把這種同意正式發表。請看，黨中央委員會是怎樣破壞了無產階級底獨立的階級政策和統一代表大會決議底初步要求呵！

中央委員會模糊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中央委員會把無產階級底政策服從於自由資產階級底政策；中央委員會把無產階級底旗幟在立憲民主黨自由主義底騙子面前低落——請看孟什維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把我們引到了何等地步！